

天达
著

梦断 千山

赵忠升特大受贿案侦破纪实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千山:赵忠升特大受贿案侦破纪实/天达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8.7

ISBN 7—80040—320—3

I. 梦… II. 天…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字数:168 千字 印数:1—1,1000

定价:11 元(膜)

目 录

第一章 辽东半岛,罕见大雾笼罩四野 (1)

夜幕落钢城,一辆白色桑塔纳悄然驶进检察院。雾锁铁岭,反贪局委派精兵强将主动出击。赵建伟审时度势,特别强调战略战术。赵忠升的心理优势,进退维谷,移形换位。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苦较量,赵忠升坚固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第二章 暴风骤起,反腐败斗争拉开大幕 (31)

案情突破,21万元“拖”出三辆高级小轿车……捷报星夜传鞍山。于治权主动包案,屈润芳亲自督阵。“12·16”专案成立指挥部,各路要员纷纷奔赴审查地。兵分两路,指挥靠前。转战三地,连续突审。赵忠升走投无路,一夜间吐出索取、收受数笔巨额款项的犯罪事实……

第三章 扑朔迷离,“梦”里寻证千百度 (59)

屈润芳运筹帷幄,查证组兵分三路。大石桥

的林肯车，邸维臣的“明细账”。三台车及赵忠升的“发迹史”……72小时之内，岳桂玉拿下“30万”证据。六下大连之后，张克春查出另一笔赃款。市委副书记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金融系统全力协助“12·16”大案的侦破工作。

第四章 “同室操戈”，检察官与“法官”对簿公堂 (99)

白色桑塔纳的主人，辽宁省的办案能手。昔日导弹团团长的压力和动力。检察官眼皮子底下转移赃款，295万现金、支票失而复得。郭洪文撒谎，老母亲不知所措。赵成旭机关算尽，面对李志敏终于口服心服。良知、正义，决不是任人随意咀嚼的一般字眼……

第五章 南追北截，恢恢法网疏而不漏…… (120)

邸玉文突然消失，赵成亮家居深圳。赵建伟、鲍思功抵达特区，屈润芳三天三夜坐阵指挥部。“山穷水尽”，布控鞍山、沈阳等地机场、车站；柳暗花明，赵忠升又有新口供：临到纪委之前，已将500多万元赃款及金银首饰交给了其弟赵忠利……邸玉文潜回鞍山，赵成亮夜走沈阳。冰天雪地，狗窝、水井，搜查、打捞出金银首饰、美元、港币、人民币数百万元……金钱，谁是你的奴隶？！

第六章 “请君入瓮”，查封流失赃款 200 万

..... (142)

沈阳的冬天，赵成亮走投无路。踏破铁鞋，公司帐户上仅存 13000 元。200 多万赃款不翼而飞，小小显示屏报告战机：马上把股票全部抛掉。控制陈志新，寻查证券所。股票抛售终成幻影。任何崇拜，都可能是一种欺骗。

第七章 英雄孤胆，苦心一片话忠勇 (152)

“你是赵建伟吗？实话告诉你们，要想让我出来，必须答应两个条件：第一，让赵建伟单独跟我见面；第二，见面地点由我定。……”现代都市，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胆识与气魄的考验，最终酿成一部好莱坞经典故事片的活剧。

第八章 全力推进，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74)

调兵遣将，全力推进。11 个查证组遍布大江南北。马世斌中途翻证，行贿人的“苦涩心情”。鲍思功因案施计，广东、香港地区所有证人无一脱证。许美华不在深圳，白云机场布下天罗地网……曾经轰鸣喧嚣的“钢铁机器”，53 天之后终于轰然坍塌……

第九章 梦断千山，高墙止不住忏悔的眼泪

..... (193)

雨天一色，赵忠升痛哭流涕。阴霾四伏，望

着关押长子赵成旭的牢房，同陷囹圄的邸玉文肝肠寸断：我不忍再看他一眼，是我毁了孩子！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案犯心迹千头万绪——

赵忠升：如果不判我死罪……

邸玉文：怎么会这样？直到上大学，我连一双皮鞋都没给他们买过……

赵成旭：中国的法律、法制……

第一章 辽东半岛，罕见大雾笼罩四野

夜幕落钢城，一辆白色桑塔纳悄然驶进检察院。雾锁铁岭，反贪局委派精兵强将主动出击。赵建伟审时度势，特别强调战略战术。赵忠升的心理优势，进退维谷，移形换位。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苦较量，赵忠升坚固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南海八千路，辽东第一山。

1996年冬天，一场罕见大雾，使“无松不奇，无石不峭，无庙不古，无处不幽”，素有“千朵莲花山”之称的千山，变得更加云谲波诡，扑朔迷离。虽然时值寒冬，但这座颇具南国风情的“莲花”山，却依然是郁郁葱葱，松涛阵阵。层峦叠嶂之间，宝刹古寺之周，雾起雾落，雾奔雾泻。似乎因了雾的降临，原本那山水通幽，烟光如织的绝妙景色，便更迷上了一层虚无飘渺、似梦似幻的神秘色彩。

千古千山，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景致。即便是唐太宗当年降旨五佛顶，明万历皇帝“敕建龙泉”，清康熙大帝巡游至此，也未必见得如此光景。

但是，站在颇具规模的山门外，个头不高，敦实且透着几分

机敏的赵忠升，此刻却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造化。望着眼前这难得一见的景色，他不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悠闲自得地踏上他所迷恋的这座佛（道）家圣地，相反，稍作犹豫之后，那双可谓炯炯有神的眼，便迷上了一层雾一般疑惑且飘忽的神色。倏忽之间，就连眼前那左奔右突的雾幔、雾团，在他的感觉之中，也都天崩地裂般，要铺天盖地、穷追不舍地朝他挤压过来……

回去……快回去！

感觉不好！

几乎是出自一种本能的反应，但见眼前的雾幔、雾团，快要压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时，赵忠升便猛地摇了摇头，不由自主地取消了这次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求神拜佛活动。对于他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刻的小小意外，却是他生命历程当中的一次致命的震动！从此开始，他那漫长而艰辛的人生道路，将不得不劈开一道永也无法弥合的巨大的裂缝！

多年来，除了“信奉”马列之外，赵忠升，这个原任鞍山钢铁公司废钢处处长、废钢铁处理厂厂长兼鞍钢万发集团经理，中外合资鞍山钢海金属物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鞍山钢铁公司供销公司总经理，鞍山钢铁公司附属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后任辽宁省经济协作办公室驻深圳办事处兴辽公司副经理的“大”人物，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信奉佛教的态度亦越来越“虔诚”，越来越坚决。尽管家里也供了香案，一年四季香火不断，但每隔三五日，还是要躬躬千山这些更大、更高，在他看来也许是更加灵应的佛祖庙宇，进几柱香，许上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心愿……虽然他并不懂佛家的菩提和烦恼，更无法理喻佛家那苦海无涯的痛苦观，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的无知，却丝毫不影响他那勤快，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脚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山那古

老的苍松翠柏之间，留下了不知多少青石苔鲜般的点点“苦心”和斑斑愿望。否则，他就会失去主心骨似的。一向以沉稳、谨慎，讷于言而敏于行而著称的形象，也会被烦躁、紧张，甚至被恐慌不安的心情所攫取，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尤其是近日来，因为违规炒期货而获取 21 万元非法收入的事情被辽宁省“111”专案组（此案系辽宁省非法集资一亿七千万元案，赵忠升特大受贿案即由此案引出）发现之后，既要收回 21 万元非法收入，又要查清本金来源。就更使他心烦意乱，对心怀鬼胎的赵忠升来说——21 万元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但要滴水不漏地说清本金来源，却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何况，21 万元背后，还有多少个 21 万元！如果都被发现、被查处，岂不是难以想象的灭顶之灾？！

所以，辗转反侧，前思后想，他还是想到他所依恋着的千山走一走，烧烧香，散散心，也定定神。没准还能烧出个好主意。

但见变幻莫测的大雾如惊涛骇浪般要朝他袭来，就又有些发怵。突然想起还有那么多金银细软搁在家里，慌乱之中，只好匆匆忙忙地打道回府。

当然，他也有些恼火。

若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他的恼火甚至还有几分“道理”——在鞍钢，总有六七年的时间，他赵忠升可是权倾一时。尤其是在钢材市场极为火爆的 1992、1993 年，作为鞍山钢铁公司的废钢处处长兼废钢铁处理厂厂长，更是千人巴结，万人敬仰。不敢说有多么显赫，但在偌大的一个鞍钢甚至于鞍山市，他要跺那么一脚，天摇地动，没有三天三夜是不得安宁的。

这么几年都过来了，眼看就要退休，就要按自己的梦想而大千特干一场了，却被“111”抓住了尾巴！

对于他来说，这的确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同时，也是一个

始料不及的打击。只是，他确实过于看轻了这件事，这也难怪，生活中的许多事，大都是由不起眼的，或者说的不引人注目的琐碎事物构成。他只感到了打击的到来——这点他是有足够的认识的，但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打击的真正动机及其泰山般的压力。

赵忠升被捕入狱之后，也曾有人说，他要是利利索索地把21万元缴了，还能到这一步吗？

然而赵忠升毕竟是赵忠升。

为了使读者对赵忠升有所了解，我们不妨提前叙述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就在反贪局的检察官将赵忠升送往监狱的当天，按监狱要求，赵忠升必须交付部分伙食费。很自然，检察官们便问赵是否有钱？赵说没有。几位检察官东凑西凑，才帮赵交了伙食费。谁知，进行人身检查时，却在赵的身上，查出了上千元的人民币。

这就是赵忠升。

更不可思议的是，同样的故事，竟也发生在邸玉文身上。不在同一时间，不在同一监狱，故事的情节却近乎重复。略有不同的是，邸玉文尚动了些心思，她把身上的现金藏在了鞋子里。

邸玉文不是别人，正是赵忠升的妻子。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过，由此我们亦可推断，匆忙折回鞍山之后，赵忠升的种种思想及其行动……

鞍山地处千山西北约17公里处，一条如画廊般的一级公路，将互为依存，互为骄傲的城市和它的风景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接近黄昏时节，雾中的钢城便融进了几丝淡淡的金黄。就在这时，几乎没人注意，一辆普通的面包车，悄然驶出南山宾馆，箭一般地朝华灯初上的站前街驶去。

赵忠升住在站前街。

也许这就是赵忠升在山上有所感应的事——根据调查情况，针对他拒不合作的态度，辽宁省纪委、鞍山市纪委，连同鞍山检察院反贪局，决定举行联合行动，对赵忠升进行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的“两规”审查，迫其交出非法收入，限期查清资金来源。

但是，联合行动却出师不利。首次出击，便吃了赵忠升的闭门羹。

再度出击，再次扑空。赵忠升依然不在家。四邻的灯光都亮了，唯独赵忠升一家，还是一片黑暗。

怎么回事？

是不是走漏了消息？

他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是“两规”审查，又不是刑事拘捕。

……

出击队员们议论纷纷，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此刻的赵忠升，正在干着一件他自以为是极其重要的事。同样，他们也不会想到，没找到赵忠升，半道上却意外地杀出个“程咬金”。

夜幕四起，寒风凛冽。行动组的面包车“心事重重”地沿街往南山宾馆驶去。

忽然，驾驶员猛咳一声：“有人跟踪！”

众人忙回头，见不远不近，夜雾中一辆白色桑塔纳，正若即若离地“咬”着他们的面包车。

为了证实是否被跟踪，驾驶员突然加快速度。立即，白色桑塔纳也跟了上来；随即又减速，白色桑塔纳便也放慢了速度。

跟踪是肯定了，但会是谁呢？

南山宾馆。

众人前脚踏进会议室，“跟踪者”便也十分暴躁地闯了进来。他拿起电话，不问青红皂白，旁若无人，连珠炮似地开始发问：“这是干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激动：“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这么兴师动众算怎么回事？想要成绩吗？我给你们！好不好？我手里的案子多得是！随便哪一件都能给你们发奖金！”

“赵成旭，请你冷静一点！”

这人他们是认识的。出于礼貌，出于纪律的约束，一开始并没有人阻止他打电话。但见他却越说越放肆，全不把在座的人放在眼里，便有人怒不可遏地站了起来。但赵成旭却不管这么多。电话依然不断，吵闹依然不断。

“我再说一遍，请你冷静一点，我们是奉命办案！”

赵成旭一愣，复又高声喊道：“你们这么兴师动众，我怎么能冷静！为什么要这样？”

“不关你的事。我们找你父亲，是要他说清一些牵扯到他本人的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法律部门的工作人员，你应该懂得这些道理。”

“我懂什么道理？不就是要钱吗？不就是 21 万吗？给你们，还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

“你并不能代表赵忠升，他的问题，要他自己讲清楚。”

“他有什么问题？他能有什么问题？他都快 60 了，辛辛苦苦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

“放肆！如果你再胡说八道，我以妨碍公务论处！”

“你敢？”

“扣起来！赵忠升不到，赵成旭不得回家！”

.....

这下赵成旭傻眼了。

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话说到这儿，我们都已明白，跟踪联合行动组的不是别人，正是赵忠升的长子赵成旭。于是，在南山宾馆“111”专案组的办案地点，当着全体办案人员的面，稀里糊涂，便上演了这么一出发人深思的闹剧！是挑衅？是威胁？还是恫吓？我们无法定论。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当他驶着他那辆洁白如玉的桑塔纳，要对这些盯住他父亲不放的办案人员查个究竟时，他也没想到，以一个法官的身份，竟会失去理智，在事实上造成妨碍公务的麻烦。

赵成旭，1965年出生，1985年即从辽宁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十多年的法律工作，使他逐步锻炼成长为辽宁省的“百名优秀青年”、“办案能手”。……直至他擅自闯入市纪委“111”专案组的办公室之前，他还是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处级审判员。

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

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敢有恃无恐地在办案人员面前，东拨一个电话，西打一个传呼，大呼小叫，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以至于猖狂。

但是，作为审判员的赵成旭，此刻却恰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欲盖弥彰！

在此，我们无法揣测赵成旭的最初动机（笔者试图同他谈论这些“细枝末梢”的麻烦问题，却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不过，在鞍

山市那座地处繁华地带的监狱，笔者看到的却是一个文静甚至于有些腼腆，动不动就会流泪的青年。微胖，个头也不高，却谨慎、沉着。通过背影，似乎还能看出一个昔日“法官”的轮廓），但无论是出于愤怒而要“捍卫”他父亲的“尊严”，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真的就要拿 21 万块钱堵住实际上他心里是比较明白的那份不可饶恕的罪恶，或者是说企图这样……但无论动机如何，结果却是失败了。失败得猝不及防，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不过，赵成旭懂的法律知识，却比纪委办案人员要专业得多。

稍作思想之后，他便“接受”了办案人员的正面教育，于无奈之中打通了父亲赵忠升的电话。

于是，于夜深入静之时，这场戏的主角赵忠升才终于出场。

与站在千山山门外的神色相比，走进南山宾馆的赵忠升，明显地多了一份紧张，多了一份疲劳。甚至在紧张和疲劳之间，还有一份不易觉察的沮丧。尽管他强打精神，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但是，此刻的南山宾馆却再也不是他所熟悉的南山宾馆了。以前，因工作关系及多方应接不暇的应酬，他曾经频繁地出入这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标志着地位和身份的宾馆。无论是匆匆忙忙地打声招呼，还是从容不迫地住宿开会，所到之处，处处都会体现出无处不在的优越感。虽然他并不刻意地追求这种感觉，一般情况下，赵忠升其实是十分的谨慎，不大喜欢抛头露面，或者虚张声势。但这种感觉的真实存在，却使他在每每的优越之中，便能体味出人生的美好，甚至于权力的美好。只是不动声色，让这种感觉一如暖暖的潜流，在他的五脏六腑，周身骨节。

此刻却不同了。物是人非，窗外的冬天自不必说，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越来越重的雾色，似乎从下山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

有离开过他。沉重、冰冷。而与窗外的自然现象相比，室内人为的阵线分明的架势，更使他有点儿不寒而栗的意味。仿佛从推开房门的那一刻起，不自觉地，他就站到了办案人员的对立面。从来都没有过如此生分，如此可怕。虽然办案人员客客气气，甚至是笑脸相迎。……

为了查清赵忠升的经济问题，“两规”审查小组连夜将他带到沈阳。第二天转至铁岭，接受审查。

如此“兴师动众”地对待一个审查对象，这在辽宁省确实是第一次。

第三天，铁岭传来省纪委指示，要求鞍山市纪委、检察院反贪局各派两名同志，协助省纪委查处赵忠升的期货问题。

“很显然，省纪委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雾幔连天。一接到省纪委的指示，鞍山检察院屈润芳检察长的电话就打到了反贪局常务副局长赵建伟办公室。事实上，对于赵忠升的问题，他们早有思想准备。所以，屈润芳检察长的话音一落，赵建伟副局长就会心地一笑，说，“看来，赵忠升毕竟是赵忠升。”

“是啊，这可是一场硬仗！”感叹一声之后，屈润芳便开始关心赵建伟的具体动作了，“你们准备怎么安排呢？”

一般情况下，对于部下的工作，他是不作直接干预的。尤其是对于赵建伟，他心里更是有数。当然，不仅是他个人，整个检察院，对赵建伟的工作都是有目共睹的。胆大、心细、强悍有力。无论是多么棘手的案子，到他手里都自有结果，没有摆不平的事。但一牵扯到赵忠升，他还是多了一份格外的细心。

赵建伟自然明白屈润芳的良苦用心。同样，对于这个曾经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西藏高原的老上级，他始终都是充满敬意

的。在他刚刚参加检察、反贪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西藏那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了。后来调回鞍山，在老上级身上，他不但学到了许多丰富的工作经验，更有一种精神，时刻都在吸引着他，吸引着他所领导的众多的检察官。

关于赵忠升的问题，以前并不是没有群众举报。少则三言两语，多则洋洋千言。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更多的则是一种直觉的感应和可能的猜测与推断。而法律却是“拒绝”建立在直觉、猜测之上的推断。它要的是事实、证据。所以，尽管他们能感觉到问题的存在，也曾为此费过不便于公开的几番周折，却终不能将问题查个水落石出。现在抓住了赵忠升的“尾巴”，他们即感觉到了解决赵忠升问题的可能和希望。21万元的非法收入已经搁那儿了——尤其是赵成旭的跟踪和吵闹，更使他们敏锐的直觉，隐隐地感到了21万元背后的瑟瑟寒风……21万元仅仅只是“利息”，那么，要获取这21万元的巨额“利息”，本金到底有多少？

关于这一点，赵建伟和屈润芳是有共识的。因此，他们所有的行动和安排，都将围绕赵忠升的“假话”所进行。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份动机不得不考虑——如果赵忠升的21万元仅仅只是违规炒期货的非法收入，而本金来源比较清白，能说清楚，那么，对于群众的举报，也有一个回答。客观上，也将保护一名“有魄力”的干部。

所以，一听屈润芳的问话，赵建伟即简明扼要地说，“我们准备动用鲍思功……”

鲍思功，鞍山检察院反贪局侦察二处处长。仅从外表看，很少有人能把他和传说中那些威风凛凛的反贪局的官员联系在一起。谦逊、随和，与人为善。说话都很少高声。就这么一个随和的人，意志却钢铁般坚硬。他所领导下的二处，扎扎实实，一如他

当年在海军服役时所指挥过的战舰，乘风破浪，无坚不摧，不仅走出了赵建伟这样的风云人物，更为鞍山的检察、反贪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赵建伟和鲍思功便一前一后地进了办公室。赵建伟以前就在二处工作，出任副局长后，有任务时也多是身先士卒，一点儿没有官架子。鲍思功更不用说。所以，同志之间自然就显得亲切。他们一进门，几个年轻一点儿的“哗啦”一下就围了上去。点烟，递茶，嘴里也不停，都想把任务抢到手。

“不忙，不忙。让建伟同志把情况先给大伙儿讲一讲。”

见同志们热情如此之高，鲍思功心里自然高兴。赵建伟也笑着说，“向井投石是容易的，同志们，但要把石头打捞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着，他故意顿了一下，又看了大伙儿一眼，才说，“同志们，我们谁能把石头捞出来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石头。”

“我能！”

他的话音未落，坐在他身边的助理检察员马海东马上站了起来。反应之快，态度之坚决，大令众人惊叹。

“好！就算你一个。”

赵建伟也痛痛快快，当场拍板。不过，拍板之后，他还是提了一个问题，“能不能说说你的想法？”

“想法？”

马海东显然没有料到副局长会杀他一个“回马枪”。想法倒是不少，一下却急得说不出口。见状，赵建伟便笑着说，“这可不是一般的‘想法’啊，小马。赵忠升的问题，虽然已经有21万元的非法收入搁在那儿，但在本金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思想。纪委要我们协助，就是要查清他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我们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有查清本金问